



北欧文学丛书

# 北极星下

[芬兰] 林纳著





# 北极星下

[芬兰] 林 纳 著

任元华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〇年·北京

Vainö Linna

Täällä Pohjantähden alla  
ensimäinen osa

---

据WSOY:n graafiset laitokset  
Juva 1980译出

《北欧文学丛书》选收瑞典、丹麦、挪威、芬兰、冰岛诸国优秀作家的文学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漓江出版社征求有关专家的意见，共同制定选题计划，并分别担任编辑出版工作。

北 极 星 下  
Bei Ji Xing Xia

---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字数 376,000 开本 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 16  $\frac{3}{4}$  页 插 3

1990年12月北京第1版

1990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

ISBN 7-02-001122-5/1·1048 定价 7.00 元

## 第 一 章

---

起初只有沼泽、锄头和尤西。

沼泽一片荒凉，中心处几乎是寸草不生的泥泞，在饱经水泡之苦的泥土中冒出来的只有一株弯弯扭扭的松树，酷似一个皮肤粗糙 拔顶的小老头。尤西在沼泽中走走停停，边走边瞧，边瞧边沉思。他拿着一根削尖的木棒，两眼朝左右仔细打量，见四周确实一个人也没有，这才用木棒在沼泽里挖掘小坑。像这样的小坑，他过去已不知掘过多少了，但每次掘出一个小坑，都仔细观察一阵后又小心翼翼地埋上。在埋盖的过程中，他总是不停地张望四周，似乎有些害怕。他在寻找什么宝藏吗？要知道，老年人常说，沼泽中经常出现鬼火。

尤西蹑手蹑足地朝沼泽边缘走去。有处地方，一条天然的小溪荡漾着来自沼泽的浊水，汨汨地向远方的湖泊流去。小溪两旁是一片坑坑洼洼的低地，显然是什么时候由于隆冬积雪的溶化和洪水泛滥形成的洼地。尤西循着小溪往前走着，走着，突然止住了脚步。原来小溪到那儿劈开了一个小山岗，溪床变成了一条沟壑，溪水在沟底的石块间冲过，发出淙淙的响声。尤西早就知道这地方，而且知道这地方的也不止他尤西一个人。这地方颇有点名气，甚至有自己的名字，可能是哪个爱开玩笑的

人起的，称之为“科斯基拉”，意思是急流滩。这算什么急流滩！春天这里也许还有点生气，可以听到哗哗的流水声，然而在别的季节里，水流很小，好像在乱石、灌木丛根之间寻觅道路似的。

尤西重新换了一根粗实的木棒，逐一试撬着那些石块，有些一撬就轻易地移动了，尤西脸上露出了笑容，因为这正是他所期望的。

后来，他离开了那里，又回到沼泽边，停住脚步站下，用若有所悟的、坚毅的目光，扫视那个万年来在寂静中沉睡的沼泽，然后转过身子径直走了，再也没有回头。他，一个年近三十、目光坚毅、神情严肃的男子汉，沿着只有冬季才能通行的古老的道路往前走去了。

牧师府位于村头的一泓小湖畔，房屋高大宽敞，墙上刷了银灰的油漆，镶嵌着结实耐久的企口板；外廊的木板墙上装饰着花纹雕刻。尤西没有从外廊进去。他虽说从小生活在牧师府，但从未穿过外廊进屋，因为尤西不是牧师，不是牧师亲族，也不是教堂执事，只是牧师府里的一个长工，所以一向从厨房门出入。在外廊里，就连走路他也感到拘谨和畏葸。他一进厨房门便恭恭敬敬地脱帽，对斜依在桌旁的厨娘致以初秋和礼拜天的晚安。

“牧师长在家吗？”

“你找他有什么事？”

“有点事儿，劳驾你进去问一下，他能见我吗？”

厨娘走后，尤西站在那里等着。他的心情显得很紧张，也非常激动。厨娘回来了，懒洋洋地说：



“到他的工作室去吧！”

厨娘在这里像在自己家里一样随便，而尤西却总是惴惴不安、畏畏缩缩。他走进大厅，厅内满挂着花边窗帘，黑古隆冬的，只能隐约看到锃亮的油漆家具和折光的穿衣镜，但他没敢细瞧厅内的陈设，他觉得这样做几乎像直视上帝一样，是粗卤的举动。他轻敲了一下门，听到门后传来含混不清的应声时，才走了进去。牧师长从沙发上站起来，像一个不适时地被惊扰醒来的人那样，露出一副心不在焉的不悦的神色：

“怎么，尤哈奈斯<sup>①</sup>，你有什么事？”

牧师长已接近退休年龄，他生来懒于行动，现在老了，变得干脆不想动了。他的双手仿佛是多余的，有气无力地耷拉在又高又胖的身子两旁。

尤西站在门口，透过他畏葸和犹豫的表情，看得出他那经过深思熟虑的非干不可的决心。

“牧师长先生，有这么一件事……今天是礼拜天，我偶然发现……”

尤西吞吞吐吐，牧师长听了越发不耐烦。

“我想……我既然已经成家，还这样当长工……假如牧师长能把那片沼泽给我……”

牧师长睡眼惺忪的脸上浮现出一丝微笑：

“哦，亲爱的孩子……你要沼泽干什么？”

对牧师长来说，尤西仍然是个“亲爱的孩子”，尽管他已是十足的成年人，而且不久前已经结婚。尤西听叫他孩子，不由得有点心悸，更加惴惴不安了。

---

<sup>①</sup> 尤哈奈斯是尤西的昵称。

“我想开荒，当佃农。”

“怎么，你要开荒，当佃农？”

“我想过了……出去当一个真正的佃农……假如牧师长先生允许的话……”

牧师长的面色变得更加不满了。这是因为他现在应该考虑打个盹了。

“不行，我亲爱的孩子，你是怎么想的？到那荒凉的沼泽地去做佃农！我什么地方亏待你啦？”

牧师长的口吻，使尤西感到困窘，但他极力克制住自己的畏惧，眼中依然露出坚定的神色：

“没有……只是因为我已成家……我很想……但在这儿当长工，说真格的……达不到我想达到的目的。如果我出去当个佃农，兴许能多积蓄一点……”

牧师长笑了。

“嘿、嘿……多积蓄一点！你还是个毛孩子的时候，就知道拚命攒钱！”

牧师长变得严肃起来：

“是的，这是对的，我没有意见，这确实很好。不过，你仔细想过没有，你用什么去创业？这需要好多年时间，你现在有什么？你在我这里存了……嗯……不到一千马克。你妻子也只有一点钱，等到沼泽能养活你们的时候，还需要好多年呢！”

“我是这样考虑的……假如您同意的话，阿尔玛可以继续在这里干活，而我到那里去开荒……至于工役嘛，到时候我会照样干的。”

尤西见牧师长已经彻底醒了过来，并且开始研究他的问题，他的心情也变得轻松起来。

“我并不反对……干吗我要反对呢。可是，你要仔细想想……工具、马匹、牲畜……房屋，我的孩子，不易啊！不过，也没什么，前人不也是这样干的！别人能站稳脚跟，你当然也能挺住。”

“只要能得到您的允许就行啦，别的我什么也不要求。”

“嘿、嘿……那好吧，亲爱的孩子……你就照自己的想法去干吧！”

尤西细小的眼睛里闪烁着兴奋的火花，脸上的肌肉也放松了，笑着说：

“那么，您同意把整个沼泽都给我啦？还有那小溪的两旁？……”

“行，行……你能干多少就给你多少。不过，眼下那小溪旁的土地就够你干的啦！”

“那么佃契怎么办？”

“以后再说……以后再说……反正我不会敲诈你……嘿，嘿……”

“这……多谢啦……我一定努力……”

牧师长又变得严肃起来：

“喏，这有什么！不过要记住，假如上帝不赐福于你，你的劳动也白费心血。要祈求上帝赐福……因为只有上帝赐福才会幸福……”

尤西顿时显出一副福音派一路德宗的虔诚神情，嘴里喃喃应声说，牧师长的意见是正确的。然后，他走了，但他刚走到门口，就发现牧师长两眼定定地望着沙发，已将尤西和他的沼泽忘到九霄云外了。

尤西穿过院子，越过大路，回到自己的小木屋。那是一幢



桦树皮作屋顶的破旧的房子，颇有摇摇欲倾的架势，并且由于长期无人居住，已经变得破烂不堪。烟囱顶上的砖块业已松动，不久前掉下一块落在房顶上摔得粉碎。木屋内不分房间，入门处用木板搭了一个过堂。

那天夜晚，尤西和阿尔玛就在这幢小木屋里筹划他们的宏图大业。他们算了一下存放在牧师长那儿的钱，看是否够一切必需的支出。他们觉得这些钱已绰绰有余，何况他们还有创造性的想像力！尽管将来要过节衣缩食的生活，但在这样的时刻，为了打碎身上的枷锁，一切都是值得的。

尤西走进过堂。那里存放着笤帚和拌面的木桶，木桶后面藏着一把锄头和一把铁锹，在锄头和铁锹后面，还有一个小心珍藏的已经使用过的旧车轴。这是两年前从拍卖市场上买来的，直到晚上天黑后，他才带回牧师府，藏在这个旮旯里，谁也没瞧见，因为这可能会泄露某种天机，也就是说从这个车轴可以看出，他现在要实现的理想并非是什么心血来潮或顿时萌生的念头。

尤西提起锄头，试了试锋刃，按捺不住地真想马上到沼泽去。

阿尔玛比尤西年轻五岁，是个外表娴静端庄，内心却充满活力的女人，一对深棕色的眼睛热情洋溢，今晚尤其显得炽烈明亮。

他们躺在床上，久久不能成寐。尤西直到这时才将心中的一切告诉了阿尔玛：谁也没想到，只需把那急流滩往深挖一下，就可轻易地排掉沼泽里的水。他还告诉她，那个小山岗是建造农舍的好地方，那沼泽地好得很，没有一点儿青苔，水草下面全是肥沃的黑土。

“不过，租契一定得在他未发觉前办妥。”

一八八四年秋。夜幕垂落。小屋沉浸在一片沉寂之中。这寂静的降临，仿佛是为了聆听这两人的幸福！他们为什么这样幸福呢？

## 二

一个潮湿的大雾弥漫的秋天早晨，天刚蒙蒙亮，尤西就携带工具来到沼泽边。事情往往这样：计划一小时的活计，却要干上几个星期。尤西默默地站在急流滩旁沉思，至于活儿本身，的确已没有什么要考虑的了，自从牧师长同意他的打算后，尤西将全部时间都泡在沼泽里，垦荒的蓝图早已形成，因为拓荒者将根据蓝图去进行开拓。可是尤西现在的思绪仍停留在那张蓝图上，仿佛还在丈量眼前和未来之间的距离。物质必定按照精神的蓝图加以改变，命运将这个人引到这片沼泽，并对他说：干吧！

他提起沉重的大铁锹，走到急流滩结束处的沟壑底，将铁锹摆好位置，脚踩在锹帮上，以整个身子的重量将它蹬进土中，呻吟般的含糊不清地嘟囔着：

“就……打……这儿……开始吧！”

垦荒就这样开始了。他在沟里干得浑身溅满泥浆，被毛毛雨和汗水淋得像只落汤鸡。沟底渐渐变深，但前面出现了一个乱石堆。这可不是两个肩膀解决得了的，在肩膀上还得增加别的工具。对此，尤西当然早有准备，他砍了一些木杆，做了一些撬棍和滚垫，就凭这些工具将一块块沉重的石头搬出沟外。当然也有一些不是靠力气所能对付的巨石，必须将它周围的泥土往深挖一下或者将石头往旁移一移。

搬石头对尤西来说是区区小事，他虽不是彪形大汉，但身体健壮结实，更重要的是他身上有一股不畏艰险的精神力量。每当他精疲力竭要垮下来的时候，或者屏住最后一口气力四肢颤抖的时候，或者正需加劲的时候，不知打哪个秘密储存库里，总能冒出新的力量。这时，他眼里蒙上一层呆滞的一动不动的阴云，嘴唇咧出一副怪相，活像个凶神恶煞，而那石头却只好乖乖地向上滚去。

中午，他走到一旁，取下挂在杉树杈上的背囊，开始吃面包，喝酸奶，就着一块半个巴掌大的腌鳊鱼。鱼盛在桦木做的奶油盒里，像一道特制的美味。阿尔玛本打算给他准备黄油，但刚刚流露出这个意思，便发现丈夫眉头紧蹙。蓝色的厚玻璃瓶中装的酸奶，也是掺了水的。因为尤西很吝啬，一向注意节约，特别是现在，哪怕花一分钱，也得算来算去。要知道，沼泽需要他付出多少年的无偿劳动呀！不过，黑麦面包在背囊里有的是，吃起来倒也毫不在乎。这并非由于他不珍惜粮食，而是因为他知道，石头不会自动搬出沟外。他边吃边沉思，心中突然泛起一股烦恼，有人在背后说他是吝啬鬼！他知道有人取笑他，但并非存心侮辱他。尤西这令人可笑的吝啬，只不过是他的性格的一个多余的特点。人们都了解他是个干活的能手，以能和他相比感到自豪。人们也知道，尤西还是个有所忍有所不忍的人，有件事足以证明：有一天，本村的小伙子和邻村的小伙子打架，把尤西也卷进去了。这些年轻人在大路上打了一架，快散的时候，尤西恰巧从村里走出来，被邻村的小伙子截住了。他本来与这场争吵毫无瓜葛，但因为他也是彭蒂库尔玛村的人，邻村的小伙子决定也教训教训他。尤西发觉他们不怀好意，就从路旁抄起一根木棒照直走去。两个对手迎了上来，被尤西狠狠地

一击，顿时滚倒在地上。尤西脸色铁青，嘴唇颤动着，终于大摇大摆地穿过了人群。他嘟哝着，在他颤抖的声音里，显示出某种凛然不可侵犯的气概：

“我……对谁都无怨无仇……但谁也别想碰我一下！”

早先，在他不到二十岁的时候，他一度也很闲散，有那么一两次甚至喝醉了酒，但这段时间并不长。很久以来，尤西滴酒不沾，是个正经的年轻人，但他离群索居，跟谁也不往来，对全村和村上的人抱着一种沉默的不以为然的态度。现在，尤西想起了那些令人烦恼的嘲讽：“像咱们这号人，连饭都吃不饱，还谈什么节省！”尤西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正是对他们的最好回答。

尤西是正确的，这样做是当时芬兰雇农唯一的出路。

他又一次走进沟底，麻木的身子一开始很不听使唤，后来，背上的麻衫浸透了汗水，冒出热气，他干起活来真像一部机器。

在大地封冻前，尤西已疏通了急流滩的沟壑，这当然不是他的最终目的，但这样至少可以消除春汛时小溪两岸被淹没的危险。以后沟壑还得慢慢加深，直至它能将沼泽中的水引干。此外，在当年秋天，他还及时地将小溪两岸开垦成耕地。这没费多大劲，因为这是年深日久的水草地，一株树木也没有，只要用牧师府的马翻耕一下，就可以播种。

等到明年，就可以在这块地里种马铃薯，或许还能种点燕麦。这点收成虽说没有多大意义，但阿尔玛明年就无需租种牧师府的马铃薯地了，这样她至少可以少干几天工役。尤西把灌木枝、树叶一古脑儿都归拢到自己的田地当中，然后烧成灰，充

当肥料。假如尤西冬天里不再手提铁锹，沿路捡粪，而是把粪撒进自己的庄稼地里，他就不是牧师府的尤西了。一切都得从家业着想啊！

后来，天气冷了，地里的活不能干了，尤西便开始伐木，将小溪附近的树木全都砍倒，一直砍到前面出现的稠密森林才住手。他在杉木林中转了一圈，看看哪些杉木可以用来建房。

咚咚的斧声从早到晚，一天又一天地响个不停，有时声音还传进村里，因为沼泽的这一头离村子不远，所以人们都纷纷来观看尤西在干什么，有些人看了以后表示充分理解，有些人却提出意见。总之，有的赞赏，有的嫉妒：

“这可是开荒租种的好地方，怎么以前谁也没想到把急流滩挖通呢！怎么连老牧师长也没有考虑到呢！”

尤西自己也承认，这是个好地方，但他回答得很巧妙，说这地方尽管不错，但还得付出艰巨的劳动。这一点谁也不否认。后来，连居莱彭蒂家的老当家也来看望尤西。尤西和别人谈话总是手不离活，不爱答理，表现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但对这个人他却毕恭毕敬地表示欢迎，说话时不再干活，因为彭蒂家的老当家不是等闲之辈，而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人们都尊称他“沼泽皇帝”，或简称“皇帝”。具体地说，他曾用毕生的精力，靠一把锄头把彭蒂大沼泽变成一片良田，并因此获得了士绅们颁发的勋章。他尽管还健在，但人们一谈起他就像谈论圣徒乔治。譬如他翻地的速度，人们是完全难以想象的。

“皇帝”听说牧师府的尤西也在开垦沼泽，仿佛自己的名声使他感到有一种权力，决定亲自去察看一番。“皇帝”身材高大，虽说年事已高，但腰背依然挺直。他边瞧边问，尤西在一旁毕

恭毕敬地解释。

“我打算从这儿照直往前。”

“你这样干不行。”

“那该怎么干呢？”

“你得用另一种方法。”

然后，“皇帝”谈了如何干的方法，但尤西谦恭之余并未发现“皇帝”有什么高招。“皇帝”说的和他干的也没有什么区别。可“皇帝”还一个劲地追问他是否赞同。

“在这里你得这样干！”

对于“皇帝”的意见，尤西一概不置可否，因为他觉得这都是些不值一提的小事，不过当“皇帝”说出下面这番话时，那些意见却突然变得身价倍增：

“你春天到我那儿牵一头牛犊和两只羊吧。”

“多谢啦……不过……当家的……我也要付钱吗……”

“你听清我的话了吗？是叫你明年春天到我那儿去牵……”

“皇帝”走后，尤西干得更欢了。一想到牛犊和羊羔，他心里就热乎乎的，而更重要的是，垦荒英雄的业绩深深地激励着他。

“干这种事只有靠干劲……事在人为嘛。”

尤西心里充满伟大的希望。

小溪的两岸渐渐地拓宽，可尤西的两腮越来越塌陷，颧骨越来越突起，眼光越来越暗淡，嘴角两旁的皱纹也越来越显眼。有一天，他望着远方，但什么也没瞧见，只有杉树上那只跳来跳去的松鼠，在沼泽的万籁俱寂中跳跃，时而停立在原地纹丝不动，时而迅速爬上另一株树，寻觅新的树枝。它歇坐下来以后，用惊奇的目光打量着这个在这里搅扰的人。这家伙似乎也

通点儿人性：活泼、好奇，对什么都大惊小怪。

尤西稍稍舒展开脸上的皱纹，两眼眯成一条细缝，好像若有所悟，嘴角露出一丝微笑。

### 三

圆木堆上的积雪已开始融化。最后几场暴雪将它掩盖得严严实实，但今天晌午都开化了，它的外侧已裸露出来，冒着缕缕热气。尤西砍伐了一冬的圆木都整齐地码放在那里，它们的长度不仅使阿尔玛感到惊奇，一些到尤西建房工地来瞧热闹的人也赞叹不已。尤西的建房计划连阿尔玛也没告诉。他是个寡言少语的人，在这件事情上他更不愿多讲。

“干吗要这么长的圆木？”

“当然是建外墙用的。”

阿尔玛莞尔一笑，那是淡淡的会心的一笑。尤西打算盖一幢非常宽大的农舍。阿尔玛心想，他们并不需要这么多地方，显然，尤西是考虑到将来要招待客人。可见尤西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样吝啬，盖大房可得增加不少劳力，然而尤西从不吝惜劳力。

墙基是用从沟底搬来的石块砌成的，外墙底层圆木在春播前已经垒完。从墙基和外墙上叠的圆木可以看出，农舍进深约十六米，宽七米，比一般新开荒的佃户盖的要宽敞得多，左侧是起居室，右侧是厨房和面包房，中间是过道，过道后面是一间卧室。这完全是一幢典型的芬兰农舍，绝大多数芬兰农民就是在这种农舍中生活，居住，一直到死。<sup>①</sup>

<sup>①</sup> 在芬兰所谓农民都拥有自己的土地，区别于佃雇农。文中的意思是，主人公所建房屋已超过了佃农的身份和地位。



“这房子盖小一点，咱们不是也够用吗？”

“这有什么关系……在起居室讲话，厨房里不是也能听见吗……既然要盖，就盖出个样儿来。”

白昼越来越长了，阿尔玛在牧师府干完活天还很亮，便来到工地帮助丈夫：整理好青苔，把它们铺盖在木墙的木排上。后来，外墙渐渐升高，尤西一个人已干不了，阿尔玛在头一天晚上便和丈夫一起把第二天该叠的圆木抬到脚手架上，好让尤西接着干。

他们就这样一直干到春天，每天夜幕降临后才回家。在临回家前，他们往往还在建筑物前站一会儿，像是默默祈祷。如果要说话，也都是谈些琐事，但他们的心并未被这些琐事束缚，他们身上有一种不是言语所能表达的欢乐，肉体上再疲劳也感到幸福。

他们还适时地种上了马铃薯，在其余的地段里，尤西又播种了燕麦。当地里绿油油的一片，像铺上紫罗兰地毯的时候，他俩望着说：从来还没有见过长得这样喜人的庄稼！

庄园是全村的中心，牧师府在它面前也显得黯然失色，因为这庄园不但规模宏大，而且历史久远，主人又是个世袭的男爵。庄园的主宅单独耸立在一座花园中央，花园四周是不同年代修建的各式各样的附属建筑；在这些附属建筑外围，是长工和短工居住的小木屋；再往外，才是佃户居住的灰色小农舍，星星点点地分布在各自独立的一块块土地的中央。在这一区域以外，是其他农庄：端宇吕、居莱彭蒂和麦基彭蒂。

尤西站在路旁，等候着走过来的男爵，心里对男爵又敬又畏。男爵可不是等闲之辈，他在某些方面等于地上的上帝，而

且举止也符合这种身份。他为人率直，讲起话来斩钉截铁，不容违抗。他的性格很像他的老祖父“芬兰少校”。上了年纪的人都能说出这个少校的许多轶事，他非常粗暴、残酷，骂娘是他的特殊天才，但他的孙子不是军人，只是个庄园主。尤西打老远就瞧见男爵那高昂的头颅、宽大的面孔和浓密的胡须。在亚历山大二世遇害后，男爵已将自己的须型改成亚历山大三世式的大连鬓胡子了。

在路上，除了居莱彭蒂“皇帝”外，平头百姓谁也不敢从男爵身旁扬长而过。尤西曾隐隐约约听人说过这庄园的来历。他们的先祖在一次对德战争<sup>①</sup>中获得了贵族称号，虽说并没有建立什么功勋。他原是个普通农民，在军队里当骑兵，后来国王将没收来的两个大农户的土地赐给了他，因为那农户不缴纳赋税。有些地段至今仍沿用这两家农户的名字。

男爵从远处看到尤西站在那里，心里就有气。他两眼瞪得溜圆，恶狠狠地逼视着尤西。尤西摘下帽子，躬身向他说道：

“我听说瓦凯利的房子要拆除，如果庄园不需要那些砖头，我打算买下来。”

男爵的芬兰语很蹩脚，随着语言矛盾的尖锐化<sup>②</sup>，他说得越发差劲，如果赶上他由于某种原因发火，他的听力也变得更差，有时几乎什么也听不懂。尤西在半路上拦住他，显然不是

---

① 指1618至1648年瑞典和德国的一次战争，史称三十年战争。当时芬兰属于瑞典。

② 芬兰在历史上长期隶属瑞典，瑞典语是官方语，直到1863年芬兰语才成为第二官方用语。芬兰民族主义者强烈要求将芬兰语作为官方语，反对使用瑞典语，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芬兰民族斗争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语言斗争。